

中年丛书

中年忧思录



珠海出版社

丛书

中年忧思录

田天晓弘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年忧思录/田 天 晓 弘著

(中年丛书)

ISBN7-80607-202-0/I·137 ¥8.80元

I. 中…

II. ①田…②晓…

III. 散文—中年—当代

IV. I267

中年忧思录

©田 天 晓 弘著

终 审:成 平

策 划:成 平 吕唯唯

责任编辑:赵洪林 雷良波

装帧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4楼

电 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南昌市印刷十二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 6 字数:127千字

版 次: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册

定 价:8.80元

目 录

第一章	中年是秋天的风光	(1)
1	面对中年	(1)
2	为别人活着	(4)
3	创作高峰到来了	(9)
4	一年一项专利	(12)
5	叫苦连天的导演	(15)
6	烦人的家务，琐碎的日子	(19)
7	画家得了肾病	(24)
8	世上没有后悔药	(27)
第二章	寻找属于自己的坐标	(32)
1	前途在哪里	(32)
2	树挪死，人挪活	(33)
3	艺术家之梦	(36)
4	朝中无人难做官	(40)

5	十年政工一场空	(43)
6	当个副教授就够了	(52)
7	带着儿子攻博士	(61)

第三章 摆不脱的金钱缠绕

1	钱这个东西	(65)
2	女儿上了自费大学	(66)
3	专著出版的前前后后	(70)
4	钱啊，钱！	(75)
5	年底打算买彩电	(86)
6	父亲的丧事	(87)
7	儿子成了“困难户”	(89)

第四章 给我一片空间

1	没有宽敞舒适的住房	(97)
2	四世同堂	(98)
3	桶子楼里的教授	(101)
4	抢房	(103)
5	搬家	(107)
6	校园“贫民窟”	(110)
7	给儿子、儿媳腾地儿	(113)

第五章 疯狂的病魔

1	身体的旺盛期	(116)
2	咬紧牙关再干两年	(117)

3	腰疼真难受	(123)
4	“药罐子”	(127)
5	十男九痔	(130)
6	心脏时跳时不跳	(132)
7	残酷的胃镜结果	(135)

第六章 婚内与婚外

1	敏感的话题	(139)
2	大哥，你好吗？	(142)
3	我也当一回第三者	(147)
4	苦恼的赶海人	(150)
5	挡不住的诱惑	(157)

第七章 中年，一首充满魅力的歌

		(160)
1	中年的妙趣	(160)
2	平平淡淡才是真	(162)
3	有奋斗，就有欢乐	(165)
4	痛苦、忧伤算个啥	(167)
5	心中有种成就感	(170)

第八章 中年，SOS!

1	新星早殒，栋梁先折	(176)
2	追求生命的质量	(177)
3	不要忘记生命的长度	(182)

第一章 中年是秋天的风光

1. 面对中年

一觉醒来，便是人到中年了。

当然，中年首先是一种年龄。玩弹弓和吹泡泡糖的童年离我们而去，戴团徽和躲在树林里谈恋爱的青年离我们而去，中年就来临了。如果说童年是儿歌、青年是诗，那么，中年就是一部沉甸甸的小说或戏剧。中年这部小说有许多辉煌的主题，有许多斑斓多姿的情节，更有许多闪闪发光的细节。中年这部戏剧没有导演，导演是你自己。

中年是一种感觉。你哪一天觉得你是中年，你就是中年了。比如，有一幢十几层的楼房，你的办公室在七楼。电梯正在无声地上上下下。也许我们以为电梯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在一个青年人眼里，它一点也不比他的腿脚快。他会转身而去，直奔人工楼梯，用他健壮有力的双脚去攀登那些一级一级地旋转着、升高着的台阶。

你心中也许会突然升起一种对楼梯的恐惧，对自己体力的不自信，对电梯的依赖和亲切。慢一点就慢一点吧，我有

耐心等待。你心平气和地守候在一楼的电梯门前，悠闲自在地阅读着那些变幻频繁的标志楼层的数码。

这时，你就进入中年了。

中年是一座桥。它把青年和老年联结起来，它把儿女和父母联结起来，它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联结起来。具体到一种人生，在中年这座桥上，花事烂漫，硕果满枝，有一生中最好的风景；具体到一个家庭，中年这座桥上载着儿女奔跑的身影、父母蹒跚的脚步，你要牵着拉着他们，你要搀扶着照拂着，你要深深地弯下腰，你要小心翼翼地蹲在他们面前——随时准备背负起两代人的生活。

中年是脊梁。脊梁的作用就是负重。脊梁的使命就是甘当中流砥柱。对于一个单位来说，中年人往往挑着大梁、承担着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工作。其实，在随便哪个领域，在随便哪一种职业里，也有中年人在默默地奉献着、贡献着。如果说中年人并不完全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至少也可以说是他们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他们是这座大厦的最坚固和最关键的组成部分，是那些烧得最结实的砖和标号最高的水泥、品位最高的钢筋。

中年是秋天的风光。

多么绚丽、多么丰富的秋日风光呵。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一片灿烂、一片金黄、一片丰收景象。瓜呀，果呀，谷呀，豆呀——什么都成熟了，什么都圆满了，什么都成功了。种子的嫩芽变成了沉甸甸的收成。春天的梦想和夏天的爱情一块儿有了果实。

对于中年人来说，这就是所谓“黄金季节”到了。充足的知识储备、广泛的智慧积累、丰富的人生经验、强烈的创

造力量——这时候，你可以到科学技术的运动场上轻松地获取金牌，你可以在人类文化积累的图书馆里增加你著述的专著，你可以在管理社会的仕途阶梯上占领一个要害位置，你可以在商场的高楼大厦里放一张宽大的老板桌，你可以在青年面前扮演自信、洒脱的导师，你可以用一种稍带渺视的眼光评价老一代的故事……

是啊，这就是黄金季节的中年，这就是收获与创造的中年，这就是辉煌与成功的中年。

但是，我们看到果实累累的大树上凋零了第一片黄叶。秋风乍起，一片又一片曾经那么美丽的叶子就纷纷飘落了。昨天曾经金黄，昨天曾经鲜红，今天却随风起舞，随波逐流，那般凄凉地落入烂石草丛，落入腐叶泥泞——这一切竟然发生在一夜之间！

你揽镜自照，第一根白发刺目地出现在眼前。

第一次遗忘开门的钥匙。

第一次走进医院排队挂号的人群。

第一次没有勇气去邀请舞厅里那个最耀眼的姑娘。

第一次不能熬夜。

第一次把伸出去摸儿子的手缩了回来。

第一次不喜欢“青春”之类活蹦乱跳的字眼。

第一次冲着上司谦卑地点头。

第一次和婚姻伴侣分床而眠。

第一次想到“死”的字眼……

于是，中年有了虚弱和脆弱，困惑和迷惑，苦恼和烦恼，忧郁和忧愁。他们被推向一种矛盾和尴尬的状态，他们陷入一种艰难和复杂的处境，他们走向一种沉重和痛苦的心境。

面对中年，就是面对一段弥足珍贵、千金难买的年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民间谚语教你充分运用“狼”的力量，焕发“虎”的精神。

面对中年，就是面对年龄的尴尬。上有老，下有小，你被逼进生活的夹缝地带。如果说“老”是一只担子，这个担子里装着资历和经验；“小”的那只担子里则装着活力和锐气。你呢，你就是那个挑担的人。

面对中年，就是面对一个尴尬的时代。当商品经济的大潮把一切都揉碎了又拼接的时候，中年人注定要承受更剧烈的阵痛。不管是揉碎还是拼接，他们将有更多犹豫、更多思考和更多难处。如果他们不能成为“弄潮儿”，也许就成了“绊脚石”了——他们沉稳地徘徊在激进与保守之间，但这并不是一个沉稳的时代。

面对中年，就是面对当代中年人，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活，面对他们的心灵，面对他们那些充满酸甜苦辣的故事。

2. 为别人活着

对于 53 岁的小学特级教师冯长文来说，34 年前的那一段洒满月光的夜路实在太漫长了。

一条曲曲弯弯的山路，路两旁长满半人深的树柯和荆棘。路的尽头是一所土墙盖瓦的小学。冯长文那年 19 岁。他已在这所民办小学里当了两年教师了。那天，他到镇上给学生买作业本，有事耽误了，只得踏着夜色匆匆往回赶。夜深人静，路上没有什么人。他身上带着一只手电筒，但为了省电却没

有打开。走到一个地方，他突然看见前面有一个人影。他走路比较快，而那个人影比较慢，于是他们就意外相见了。原来，她是冯长文的中学同学李静贤。李那时是另一所小学的教师。

“我们正好同路”。他说。

“我怕走夜路。有了你，我就不怎么怕了。”李静贤信赖地说。

冯长文立刻掀亮手电筒。一道雪亮的光，从黑暗中照出一条明晰的道路。

“有月亮，看得见路，你就节约一点吧！”李静贤让冯长文灭掉手电筒。

他们就一道走。他放慢脚步，为了和女同学的步子一样慢；她则走得更慢了。万籁无声，轻风悠悠，你听得见对方急促的心跳。说了许多话，但没说一句出格的话；笑了一阵又一阵，笑的是他们共同熟悉的人和事。他们的共同感受是快乐；他们不谋而合的想法是恋爱——但他们都不曾涉及这个话题。

冯长文记得，李静贤在那个晚上显得很活跃，很轻松，很快活，一直不停地叽叽喳喳。她说她走累了，要在路边一块石头上坐一会儿，于是就坐一会儿；她说要是有人背着她走一段就好了，于是冯长文真的就像背妹妹一样背着她；她说要是她也有一只手电筒该多方便呀，冯长文当时就把手电筒慷慨相赠……

从那个晚上开始，冯长文和李静贤自作主张地进入秘密恋爱的阶段。偷偷写信。互相探望。有意无意地把两人的名字排列在一起。甚至他们也拥抱了，接吻了；甚至也解开一

两颗扣子，好奇地窥视对方某一部分身体。然而，他们毕竟没有越过最后的界限，因为他们要把爱情的最后果实留给婚姻……

他们终于没有婚姻。李静贤经人介绍嫁给了一位“土改干部”——那个人是全区教育界的“一把手”。冯长文绝望地哭了几场后，娶了一个农村姑娘为妻。

34年过去了，冯长文当了父亲、当了爷爷，但他在梦里仍然走着那条山路。他成了远近闻名的“业务尖子”，他一次又一次成为劳模、优秀党员，但他没有忘记那条路上的李静贤。他默默压抑着自己的感情，从不向任何人吐露他心中的隐痛，他用勤勤恳恳的工作冲淡对往事的回忆……

李静贤嫁给“土改干部”后，冯长文不敢再和李静贤来往，有时遇上了，也只是点头而过，话也不敢说一句。冯长文知道，他自己的前途和命运都掌握在“土改干部”手中。他知道他这个民办教师在文教组长眼里不过是一只蚂蚁。他不敢轻举妄动，更不会冒犯自己的顶头上司。

然而，是祸躲不过。李静贤的丈夫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了解了冯长文与自己妻子的那一层微妙的关系。他恼羞成怒，在家大打出手。他固执地认为冯长文侵犯了他的“初夜权”，又逼迫妻子承认第一个孩子是“姓冯”。他知道家丑不可外扬，便挥起权力的棒子，向手无寸铁的冯长文发起“反击”，发泄一个狭隘丈夫对另一个男人的仇恨。

冯长文被调到全区最偏僻的学校。同他先后参加工作的民办教师全都转为“公立教师”，唯独他永远是一个“民办”。冯长文争取入党，但政审“不合格”；再申请再“不合格”。冯长文的天空里弥漫着沉重的乌云。

冯长文只能打掉牙往肚里吞。他默默承受命运的调遣。他在那所偏僻的学校里全心全意地工作。他栽茶种树，换一点儿钱给孩子们缴学费。他很少回家。老实说，他对妻子没有多少感情。十天半月回家一次，也不过是尽一点丈夫的义务罢了。他星期六深夜才走进家门，但他星期日清早便又离开了。他以校为家。他觉得只有学校才是他真正的家。

冯长文在这所小学里干了18年！他已经学会屈服，学会麻木，学会苦笑。他把个人的情感埋葬在内心深处。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把这所学校办得红红火火。他多次受到省、地、县教育行政部门的表彰。他获得的各种奖状贴了半边墙壁。他的各种奖证堆满一个抽屉。

直到发生那件救人的事，冯长文的命运才发生了一个转折。事情其实很简单：他从一股突然涌来的山洪中救起了两个被洪水冲走的学生。村里的党支部为了让上级知道冯老师的壮举，敲锣打鼓地到了县教育局。那时，正好省里一个领导在那里检查工作。这位领导感动地说：这样的优秀教师，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值得全省人民学习！

其实，冯长文当时只是一位18年教龄的民办教师，也不是共产党员；但没有人点破这一切。省里领导一走，民办转公办的表格就送来了，入党的登记表也接踵而至。

后来，37岁的冯长文的人生就有些一帆风顺的味道了。转了正，入了党，工资连升三级。他被调往镇上的第一小学任校长。

然而，冯长文和“土改干部”之间的那一场较量仍在暗中进行，从来也没停止。两个男人从来也没提过过去的一切，甚至从不提到李静贤的名字，但他们的眼睛里仍有刀光剑影。

即使冯长文当了校长，也仍然是教育组长的下级，仍然没有跳出一只大手的掌心。上级让你干什么，你只能干什么；上级让你怎么干，你只能怎么干。最使冯长文难堪的，每当“土改干部”来学校检查工作时，他得大鱼大肉地侍候；在桌上你还得殷勤地劝领导喝酒。

1983年，冯长文的长子考取了一所著名大学，他终于在多年的低眉顺眼后扬眉吐气了一次；让他感动的是，李静贤悄悄塞给他一百元钱，作为“一个同学的贺礼”。然而，第二年，李静贤的女儿也考取了一所更加著名的大学，把冯长文的一点胜利者的感觉又冲走了。他拿出200元，给李静贤偷偷送了一个红包。四年后，冯长文的次子落选了，连中专也没考上，他便钻天打洞在县城为儿子觅得一份工作；李静贤的次女却毫不费力地进了大学。

冯长文知道，他输了一场子女大赛。但他并不甘心。他要在第三个孩子身上扳回这一局。小三果然争气，考取了中国最著名的大学；李静贤的老三是儿子，这小子高中没念完就因盗窃被关进了劳教所。

冯长文长长地喘出一口气。他赢了。他觉得他赢了。他觉得他多年的压抑、愤懑、诚惶诚恐、提心吊胆……已经烟消云散。他是成功者、胜利者。他挺直了腰背，昂起了头。他满面春风，高谈阔论。

有一天，在一次教师会议的间隙，冯长文和李静贤坐到了一条板凳上。

李静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老冯，你是为别人活着的。”

冯长文不理解：“不，你这话不对。”

“谁说不对？”李静贤冷静地说，“这么多年里，你心中始终没解开一个结：你觉得活着的一切是让我看，让我佩服你，让我为我的婚姻后悔，为没有你后悔。”

“你后悔吗？”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李静贤没有回答。但是，有一层湿润的薄雾罩住了她的双眼。“说这些干什么呢？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说这些干啥？”

有了这次谈话后，冯长文突然觉得日子变得平静了。躁动了几十年的心回归到它本来的轨道。他笨拙地去关心和体谅妻子。他的家不再空洞，而是充满温馨。妻子床上的被窝也不那么冷漠，仿佛也有了诗意。他不再回避“土改干部”阴沉的目光，而是善意和理解地正视那个“仇人”。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是为别人活着，那么，在年过半百的今天，冯长文要为自己活着了。他将以平和、宁静的心态跨过中年，迎接风和日丽的老年的到来。

3. 创作高峰到来了

凌原从小就痴迷于写作。读小学、中学时，他写的文章，都被老师当着范文来念。好不容易上了高中，“文革”开始了。他是地主崽子，就被赶出了教室。他是一只时代的老鼠。

“文革”期间，村里的人批斗凌原的地主父亲，凌原得和他妈一起陪斗，他爹站着，他和他妈也得站在一旁，低着头，可怜巴巴的样子。从那时起，他就有了野心：将来一定要把那些凌辱自己的人的嘴脸写出来。虽然他的记忆力很好，但深夜里他还是拿出铅笔，把白天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记在废旧的作业本上。据他妈回忆说，他常常一边写字，一边流

泪。山风一吹，那昏黄的煤油灯便一个劲儿地摇曳，甚至熄灭。他顾不了这些，只顾写呀写的。

凌原是注定了要当作家的。他爹说，这娃子机会好，到了快结婚的年龄，来了个凭考试可以进大学的政策，凌原一考，就中了！读的就是要当作家的系——中文系。

凌原的大学生活很充实，读了四年的书，写了四年的稿子。他投稿，是从大学三年级开始的。开始，是校报，然后，就往外投。他写得勤，从早到晚，很少停笔，到了周末，他使用他那个草绿色的书包，拎几篇写好的稿子，跑到邮局里去寄。他有一个小本儿，上面写满了他投过稿子的编辑部。有时，他会同时有二十多篇稿子在全国各地的编辑部里转悠。他得到的退稿信很多，但发稿通知单也偶有所得。他仿佛不知道别人在干什么，只是独自沉湎于看书、写稿、投稿、等候通知的繁忙操作里。

大学毕业前夕，凌原已是众所知晓的校园名人。毕业分配时，他被分到市文物局当秘书。他很满足。一个农民的儿子，突然将户口落在大城市里，无疑是个值得庆幸的事。他去文物局报到的当天，就给村子里的老爹拍了个电报，让他老爹放心；也是让那些欺凌过他的人看到他的今朝。

凌原是一个精力充沛，怎么也闲不住的人，可是，往办公室里一坐，除了喝茶、看报外，无所事事。快30岁的人了，哪能就这么白白浪费时间呢？他常有一种创作的冲动，可是，办公室里，确实不适于创作。回到宿舍，同宿舍还有两位舍友，爱玩，打牌，下棋，什么都喜欢，而且总叫着，他是个掰不开面子的人，别人叫他，他便应着，也跟着玩耍。美好的时间，就在晃晃忽忽间飘流而过，待他觉悟时，已经

浪费了两三年。

单位新盖了一栋职工宿舍，只有结婚成家的人，才有可能得到住房。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凌原和本市一位中学老师结了婚，姑娘比他小一岁。不久，他和妻子住进了一套两居室单元楼房里去了。

结婚、生子，这一切，对于凌原来说，仿佛只是一个梦，梦醒之时，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儿子满周岁那天，他静下来好好地想了想，感慨万端：呵！我已经 35 岁了！

文物局还是老样子。除了分进来几个人，又调走几个人外，别的，没什么变化。凌原曾有一颗雄心，那就是辅佐领导，好好地振兴振兴文物局。可是，领导换了一个又一个，谁也不太注意他这个小职员，他便有些心灰意冷了。

一日，他闲来无事，提起笔，坐在办公桌前随意地写写画画。窗外，杨柳在随风徐徐摇动，他便用合适的言词描绘起来。写着写着，竟然动了感情，一气写了下去，待同事来叫他下棋时，他才醒悟过来。同事手痒，一把将他写就的纸片拿了过去，认真一看，大呼：“比那报刊上的文章强多了！”

他已经记不得那是哪年哪月了，但就是从那天起，他又开始提笔创作文学作品。

白天，凌原坐在办公室里，脑子里总有许多许多的故事在萦绕，抑制不住，就动笔写；开始，领导有所微词，但当领导读到他发表在报上或是杂志上的文章时，就容忍了凌原干私活儿。晚上，儿子再吵再闹，凌原也不间断他的写作，他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想写的事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内心。

发表的作品多了，凌原有了些名气，于是，就有人来拜